

## ○. 序曲

意识是沙沙作响的海，H是在海滩上捡浪花的孩子，睡在崇高的沙堡里，嘲笑的声音随风进入梦乡；

风和海之间睡着一粒崇高的沙，意识从大海里捡起浪花；

沙从崇高的意识里捡起一粒睡着的海，

海吹梦笑风是浪花是的他的嘲笑沙沙沙沙

### 一. 截肢的人愿意感受幻肢痛吗？

一条运河从UCL通往卡姆登，水上浮着死鱼和花脑袋的野鸭子。木板桥下不时飘来一股腥臭味，在卡姆登附近的拱桥下，腥味开始被大麻令人晕眩的油脂味取代。

有自行车经过时木板在脚下剧烈颤动，走向夕阳的人的身子也随着金色的水波一起一伏。我希望真实的死亡也像浮在水面上的奥菲利亚一样美——没有浮肿的轻盈——她是一把刚采下的花束丢进芦苇丛生的河里，然后随着波浪缓缓散开。

## Φ

一个左臂受伤的宇航员飘离飞船，被一阵觉察不到的风吹走了。另一个宇航员右手的前半部分也受伤了，为了避免飘走，他把整个右手都扯了下来。

我的两个同学，一男一女，都在事故中失去了左臂。他们刚截完肢，还没下床。睁眼前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说，你要做好心理准备。另一个说，我能接受。

两个被称作乌鸦的演员，有黑色的翅膀。他们被一群人劫持了，在地上被往前拖着走。为了防止已经受伤的腿在摩擦中烂掉，乌鸦的下半身裹着草席和塑料袋。有一个劫匪故意踩在乌鸦裹塑料袋的小腿上，他发出无声的尖叫。

Φ

操场上一个女生在玩一辆大剪刀形的滑板车。她不仅踩着滑板，还穿着旱冰鞋，而且一边滑一边用手托着电脑写论文。突然，她的滑板车从我面前飞出去，像回旋镖似的划过操场又飞回来。飞出去的时候是红色的，回来时是蓝色的，表明滑板是靠磁力操控的。

外面的马路上传来一阵喊叫，那里聚了一群人聚，警察也来了。原来是剪刀形的滑板撞了一个人，把他剪断了。滑板车的主人很害怕，不敢过去。我主动说陪她一起去，因为我好奇那人到底被撞成什么样子。越过她犹豫的肩膀我的余光已经瞥见了受伤的人。他断成了两截，但没有血流出来，他的身体像是白色黏土捏的，看起来软而松散。不远处有人说：“没流什么血，可能还有救。”

他身体的上半截已经被放上担架，腿的部分还在地上，“把你的腿放上去”，人们对他说。我问围观的人这是怎么回事，他

们也不明白这人是怎么把自己弄成这幅模样的。他们猜是自杀。

生动的记忆翻上来的感觉像幻肢痛。不复存在的事物留下的虚幻痕迹令人痛苦，就像一部分心灵被切掉了，细胞组织围绕伤口病态地增生为瘢痕。

记忆，一片虚幻的身体残余物，毫无用途，以纯否定的方式暗示着永远失去之物。被截肢的人愿意感受幻肢痛吗？他们愿意一直记得有那只手、那条腿的感觉吗？

Φ

楼梯拐角处有一面巨大的“X光镜”，我们冲下楼梯的时候都不愿意看到它，但是每次都避不开。我在镜子里看到其中一个女孩的肺，是一坨黑色的阴影，肺部几乎完全融化掉了。我想她得了肺癌。确实，我们正要陪她去医院，安装一些用来换气的人工血管。

楼梯很长，这是小区里唯一一栋老旧的高层建筑，叫塔楼。经过窗口时我看到天几乎亮了，天空还弥散着最后一点雾气，远处已经是纯净的青蓝色，那块形状规整的天空像蓝色玻璃一样镶嵌在楼道里。11层的一间出租屋里住着一个换上人工血管已经有一段时间的人，我们要去看看他是不是还活着。

Φ

伊丽莎白是个特别巨大的女婴，像是婴儿被了充气，膨胀到成年人的大小。她想从一个柜子跨到另一个柜子上，但抬腿的时候前面的柜子往前错动了一点，她就摔下去了。倒下的柜子压到她身上，把她砸裂了。耻骨上的一整块肉翻了起来，好像一块肉排。但是我们的古怪事务处理小组刚刚解决掉一个麻烦，可以要求一个报偿，我们便要求伊丽莎白的肉被缝回去。现在她看起来没那么可怕了，只是肚皮上有一道伤口，看起来像变性手术的缝合处。再后来她被一束光照了一下，就缩小成正常的婴儿，身上的伤也不见了。

有这样一个虚拟现实游戏，如果闯关失败，自己现实的身体也会被扭曲。我们找到一种作弊的方法，可以在身体即将变形时强行退出，再进入游戏，就可以排除错误的选项。伊丽莎白也想试玩，可她不会作弊，结果被扭曲了。看起来像是她的头向后扭了180度，脸转到了背后；但仔细看会发现不只是头，她的整个身体都被扭成了螺旋楼梯似的奇特、难以描述的形态。我们必须替她通关，才能把她复原。

Φ

我回到中学，在那里度过了两天。上课时，后排的一个男孩突然跌倒，浑身是血，我回头看见他碎裂的眼睛和流血的脸。我想他和我是一样的，早该已经毕业却不知什么原因又出

现在这里。班主任没好气地朝事故现场走去，看着他血肉模糊样子不屑地说：“看来你还是需要一个班主任。”

我觉得这个场景荒谬而不真实，打算离开，所以下课后我去了班主任的办公室。“怎么样，一切都还好吗？”她问我，“挺好的”，我说，“能再见到大家我很开心，但回到这里真的太奇怪了……”最后一句话还没有说完，我感到周围的环境和我的身体开始扭曲，好像被从里到外翻了一面。我一说出“奇怪”，紧急撤离机制就被触发了。班主任试图阻止我，“等等……”，没等她说完，我就已经消失了。

## 二. 是劝他离开，还是劝他留下来？

准备熬夜，却在午夜之前睡着，在凌晨四点钟醒来。

屋里的空气像是被冻住了，窗外的风是匆忙尴尬的。我像是被什么催促着，连衣服都来不及脱就把自己丢进床里，关上灯，我看到了那催促我的东西的影子，暗淡的晨光。

——天空还弥散着最后一点潮湿的雾气，远处已经是纯净的青蓝色。

清晨的颜色是镇静的。但躁动、连不成串的思维在我脑内翻江倒海。今天我又什么都没做。这个春天，我的意志犹如上下飘飞，散落一地的柳絮。

这种植物构成我的身躯。我发现L城是没有柳树的。

昏沉沉地我向梦里坠去，关不掉的思维又晃着闭不上的眼。我猛然睁开眼睛，看见窗外满树的槐花已经绽放，一簇簇惨白的，无情得虚幻。

昼夜匆忙地轮转，被交配的欲望催促的鸟儿叽叽喳喳尖锐地叫着。

脖子托不住的碎裂的思绪，就再次厌倦地把它丢进枕头的大海。

我受够了无论是醒着还是睡着，都只和自己的脑袋相处的生活。无论是写着还是梦着，我都触探不到那个晃眼又不定形的世界。

一粒单子，被繁花压断的枝条上，一颗尚未成熟的种子。卧在春天的泥土里我等待腐烂，身边躺着被风吹下来的去年的老种子，还在壳里蠢蠢欲动。

我恨透了我的孤僻。邻居无精打采的闹钟催我再次躲进睡梦。

当清醒的生活单调得近似睡眠，梦却逐渐清晰、丰富起来。我甚至嫉妒我的梦，因为它具有醒着的我早已丧失的一种能力——对经验的自由裁剪和拼合，也就是虚构的能力。自由的能力。

Φ

许多年前的一个梦里，某犯罪集团绑架了我的一群有超能力的同学，我去追查下落不明的他们。我在一座热带岛屿上，遇见了一个失踪者H。他似乎没有被囚禁，也不显得恐慌。我好奇地问他：“超能力是怎么回事？”他解释说，最常见的一种超能力就是飞，双脚离地，双臂向前伸出，像握方向盘那样控制方向。我试了一下，果然飞起来了，但我方向控制得不好，停下的时候一屁股坐在地上，但至少飞起来了。从此我就会飞了。

从“生香蕉”站下车回家，我不认路。对这里似曾相识的模糊印象也在逐渐褪去。我决定飞起来探路。我飞过一片静悄悄的购物中心，又穿过一片树林。在购物中心前面空旷的广场上我见到一个中年男人，他也在飞。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别人和我用相同的方式飞。我很惊讶地问他：“你知道我们为什么会飞吗？”说着，我自己突然想到一个答案，便说：“可能和我们对时间的知觉有关，时间被我们感知得特别慢——我的意思是，如果每一步的抬起和落下都很慢，就像在空中飘浮了一会儿。时间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永恒。”“但如果果真这样”，我又说，“我们就只能特别慢地飞。”

后来我在树林里迷路了，遇到一群从事环境勘察工作的人。他们说这里原本有一条小溪经过，但溪水已经被垃圾堵住了。他们和我顺路，可以带我过去。“是直走吗？”我问他们，他们说不是。

我想，如果不能在似曾相识的印象消失之前走出这片区域，就永远出不去了。这时一辆公交停在我们面前，下来一大群游客，有的还带了帐篷。一个勘探人员说：“他们太天真了”。他的意思是：他们以为能在这里找到过夜的地方，他们根本不了解这里的状况有多糟糕。

Φ

一些人强行把他带进一栋破败的大楼。他觉得这是房地产商搞的什么手段，比如找借口说赠送礼品把人骗进去，不消费就不让走。他问人出口在哪里，得到的答复类似于，出口还没建好。从窗户望出去，这是一片废墟中的一栋废墟，看起来已经废弃很久了。

他走了好久，一直是在空间结构复杂的室内，一直是晚上。这里的人都很高大，他感觉被注视的角度好像他已经躺在地上了。一个黑头发的年轻人和一个黄头发、有点苍老的人用同情的眼神望着他，仿佛什么不幸的事情已经降临到他身上，只有他自己还没察觉。他打听到那两个人的名字，但怎么也记不住，不仅如此，他还隐约觉得一直找不到出口是因为他总在同一个地方兜圈，每绕一圈他都把上一圈忘得一干二净；因此这里的居民对这个被困在短期记忆里的人充满同情。

无论如何，他可以肯定这里居民们知道一些他不知道的事情，某些对于他们是基本常识的东西对他来讲是全然陌生的、不可思议的。一种隐约、难以言状又确凿无疑的神秘感，赋予

这栋废楼爬虫般的——本能、多腿、自足的——自我意识。黑暗的走廊无限延伸和分叉实在不像真实的空间。他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做梦。在以往的梦里，一旦他开始怀疑，就会触发紧急撤离机制，环境会变得稀薄和不稳定，但这个世界依然坚固。

他可以待下来，这栋没有出口的黑色建筑物不仅无边无际，它的潜在寿命也远长于他。这里的人对他友好，虽然他们藏着秘密，但不是故意不告诉他，只是他们在某些方面太过不同，以至于无法沟通这件事。我可以待下来，他这样对自己说，但如果我把自己完全投入这一边，就真的会永远在这个楼道里走下去。他只好向几个居民开口求助：“我好像卡在梦里出去不了，不知道怎么办。”他也不知道自己期待怎样的回答，是劝他离开，还是劝他留下来？但他们只是说：“怎么会呢，这里不是梦。”时间和空间开始在循环中压缩，他必须离开这里。在一个楼梯口他让自己朝还没有形成台阶的黑暗里倒下了。消失前的最后一刻，他听到他们在喊他的名字。

### 三. 不明物

自杀不能解决问题，它杀死问题。

如果一个人更倾向于解决问题而不是杀死问题，他就必须在某种程度上爱他的问题，不是吗？我恐怕正在失去这种爱。

失去对痛苦的兴趣就等同于死亡，同时也失去许多种人的意志和人的性格，最终这个人将太过缺乏生命以至于无法死去。

有时我觉得，阻止我死的和阻止我生活的是同一种东西。她正和水果店的年轻店员说话。店员说：“怎么能天天在家待着？找个工作吧，一个人闲散太久就会变懒，最后就什么也做不了了。”我已经什么也做不了——一个想法说，我已经毁掉自己了。如果我已经毁掉自己（我的头脑正变得越来越空），我必须在我的脑袋空到不能死之前杀死自己。

一个人爱自己的问题是不是自恋？对问题的爱会妨碍他解决问题吗？有时候我猜我可能是故意让自己出毛病的，以理解精神分析关于生病的理论。我把自己变成病例。我只能从自己的经验理解概念，如果在经验中找不到对应物，就要花些时间开发、制造一些经验出来。但这次我吞下的概念大得我无法下咽，无法消化，它正从内部杀死我。噎住了，无法呼吸，无法忍受生活。每天每时每刻都感到疲惫，落进一片在我身后敞开的黑夜，我落入黑暗，越来越深的黑暗，光亮越来越少……大概一年前我还有点所谓的“现实感”，认为我的困境只是自己的想象，情况实际上还好。但现在我估计“现实”也不好了。我不再有那种让生活显得可以容忍的“还可以吧”的常识感。我有许多转瞬即逝的感觉，我还在不停猜测、形成关于我自身和周围环境的观念，这些感觉和观念不停变幻，在我捕捉住任何一个把它写下来之前就变了；但如果我放弃不写，任由疲惫感把自己卷走，我和周围的现实就变得更加缥缈。我很混乱，像一只

刚出壳的鸟看见他，对他着迷、被他引诱。我几乎看不进任何书，但我还在不停地读他，读关于他的文章，在网上查精神分析的文章。有时我觉得非常难过，写这句话的时候我就非常难过，我想哭，没有明确原因地哭，由于单纯和空白的绝望、无内容的难过情绪而哭。我呼唤他的名字，我在沉默中呼唤他，发不出声音，除了一个问号我说不出别的话。

我像这样呼喊：“？”

像这样大声呼喊：“——”

“（我是什么）？”

我没法对这个现实形成感觉。或者它给我的感觉太清晰，太扑面而来了我无法抗拒。现实是什么？现实是我和她住在一起，像废物一样除了吃喝拉撒睡什么也做不了。她说：“花钱送你去读书真是浪费”，她说，“你当时已经成了那个样子了，还想再继续？你该知道根本不可能。”——对，不可能，但这样说来，就什么都不可能了。我很容易把不可能的想法推到极端：我的存在本身就是不可能的。活着怎么可能？一具尸体怎么假装成活人的形态，怎么掩盖腐败的迹象和气味？它还能假装多少天、多少小时，直到周围的所有人都辨识出它无可救药的死亡？每一秒都不可能，但我怎么还耗着，我岂不是早该死了？我的肉体岂不是早该腐烂露出白骨？成为灰烬和尘埃，一把无机物质，一阵风的一部分，燃尽的彗星和死亡的恒星，收缩的红巨星和僵冷的白矮星，饥渴的黑洞，周围环绕着不定形的星云，散布着还未形成就已经死去的诸世界的碎片。在学校门口

的咖啡馆我还在用学生折扣，给他们看学生卡的时候怕他们发现卡已经过期了一年多，还好他们没发现。

Φ

从旅馆的房间望出去，窗外很黑，像是在酝酿一场雷雨。

她回来的时候发现我在自慰，说我xx——她用了一个我没听说过的词，我猜意思是淫荡，但这个词听上去又有种古典的美感。从来不化妆的她这时化着很浓的妆，以一副做作、情色的姿态朝我靠过来。

我对她讲了一个怪梦，梦里“毛”这个字还有“把某物崇高化，但并不投身于它”这个含义，是个动词；另外“x毛x”指虚伪地把某物崇高化的举动，是个名词。我刚说完，她就开始吻我，疯狂的吻，淫荡的吻，xx的吻，边吻边在我耳边呢喃道：“嘴嘴，嘴嘴”……

Φ

我在被窝里自慰的时候，摸到阴蒂变成了一根手指。掀开被子，我的肚子上也长了一圈手，有五只，露在外面的部分大小不一，不确定它们是手指还是脚趾，可能是手退化后留下的痕迹，有一排蜷曲的指甲。厨房里，她穿着露腰的上装烧茄子，我看到她的腰上也长了一圈手——不太明显，但无疑有五个什么东西。我放松了一些，看来每个人肚皮上都长手，只是我之前从没注意到。它们确实没有第一眼看上去那么醒目和夸

张，不仔细看，也许以为是肚皮上的一道皱纹呢。这排多余的手并没有触觉，神经和肌肉大概都退化掉了，但当我坐起来，它们随着我的身体无规律地上下晃动，似乎还残留了一些原始的运动神经。看着手上的指甲我就感到肚皮隐隐瘙痒，有些不自在。

Φ

下午我从姥姥家出去，外面一片漆黑，像是在酝酿一场雷雨。她跟着我，说她想去我的学校教书。她给学校写了邮件，但没有收到回信，她要求我带她过去，直接和校长交涉。她的语气格外自信，几乎可以说是坚毅，坚毅的神色在她眼睛里像磨光的石头一样放出疯狂的光芒。我不理她，加快步伐往前走，她一直跟着我，使劲捶打我的背。我捉住她的手，不让她的指甲抓到我，大喊救命。警察过来了，看见我捉着她的手，就让我放她走。我只好松开她的手臂。在警察面前她没有继续攻击我，我赶忙跑掉，但很快她又追了上来。

Φ

我帮C和她的同事运送货物的时候，被一群人拦住了，他们要我们脱光衣服检查，看有没有私藏什么东西。被抓住的人很多，他们都蹲在墙边等待接受检查。对面，隔着一片玻璃墙，我看见一个男人正在被揉捏，重新塑成女人的形象。机器先是捏出新的乳头，又在他肚子上捏出一瓣一瓣手指似的东

西。他看起来很痛苦，不是致命的痛苦，但疼痛随着机器的动作逐渐累积。他的身体像是白色黏土做的，很容易塑形。检查完再见到他的时候，他已经是一个漂亮的女人了，头发有深蓝色的光泽，身上缠满绷带，用来包扎和固定形状。他或者她还在被捏，每一下都疼得想避开。

Φ

我注意到自己的手被印上了奇怪的图案，手背上是一幅大图案，指关节上是小图案。它们看起来像是印刷的报纸插图，以彩色山水画为背景，前景是线条勾勒的人物。大概是睡着的时候被印到手上的小广告。通常这种小广告要不了多久就会褪色。我问H，“它们什么时候才能完全消失？”H随口回答说：“可能永远也不会吧”。H的电脑键盘上写着汉字，每个键一个字，连在一起是一首短诗。我读了一遍，但有很多字都看不懂，我猜那些是最近才被发明的俗语。

Φ（阿哈）

走出水房，我来到一个中间是假山的小庭院。很多人像猴子一样坐在假山上交头接耳，讨论如何下山。可以跳下去，但我有点害怕：山的侧面很光滑，坡度像一条陡得过分的滑梯，滑下去也许会垂直落地的那种。山下面看起来也很危险，水只有浅浅一层，底下是大石头。几个恐怖分子包围了我们，恐

吓着想把我们赶进一栋灰色建筑物，我猜他们打算在那里放火，烧死所有人。

我从假山后面的一条小道溜回水房。那里站着一个人发育不良的恐怖分子，他想和我结婚，因为我和他相似。他先是向我请教一个宗教问题，再命令我去倒垃圾，我都服从了。他背后的投影屏上展示出他童年的画面：夜里，父亲拽着一个瘦小的身影在雪地里奔走。看来他曾经被拽着走了许多年，很少吃饭和睡觉。大概是这些遭遇把他从人类扭曲成了某种不是人的东西。

他带我走进灰色的殿堂，四壁都是红色的，烈焰已经熊熊燃烧，烤得殿堂很温暖。这时的他变成了一个爱偷东西的吉普赛男孩，他的手指向我延伸，分叉，指甲周期性脱落又生长出来。有的指甲是肉色的，有的上面画着精致、复杂的花纹，无穷无尽。内壁周期性脱落的子宫是一座殿堂，因为生命过于饱满，只好不停地溢出，把最好的东西也毫不吝惜地丢弃，给新的东西腾出空间——他就是这样的东西。难道我也是像他这样的东西吗？他的指甲几乎要把我刺穿，我抓住他的手，想把这两株肉树杈状的可怕东西推开，但指甲继续蜷曲着伸长，扭曲的神秘笑容也无限向我逼近。

在恐惧中我喊出一个词：“阿哈”。阿哈是电影里一个人物的外号，听起来和这人的全名一点关系也没有，像一个没有所指的声音。一个没有含义的名字，可以称呼一个没有名字的怪

物吗？但眼前笑容依然不变，“叫阿哈也没有用”，他似乎看出了我命名他的企图，“因为阿哈也是我的结果”。

他阳台上养了许多鸽子。每次去他家，我都盯着阳台上的鸽子看很久。鸽子笼很高，我够不到。有一次他把我举起来，让我伸手够那个发出淡淡鸟屎味的废弃橱柜。但我不太敢碰那些孵蛋的大鸟，我的手一靠近，它们就紧张地拼命扑扇翅膀。

一次有人叫我写“鸽子”这个词，我把鸽的左半部分的“合”写成了“客”或者“各”。写了好多遍，明知不对，但就是改不过来，每次都是“客-鸟”。这个不存在的字的形状让我有些害怕，仿佛它强行覆盖了我对这个字原本的印象。

#### 四. 它肯定是浮不起来的

我已经离开你的城市。继续在那里待着也什么都做不。我带走一大箱行李，还扛着铺盖卷，很像是大学毕业的那天。回去的第一件事是去学校看望X和Z。回学校的路还是老样子，锅炉房旁边的树顶着夏天繁茂的冠，知了没有间断的叫声像厚重的热浪一波波盖过来。路上我收到D.M.的短信，说是要让我帮他校对一篇文章，也看看我这么长时间来有没有长进。我没理他。教室里，D.M.在给他们讲课，我不想进去，就在操场的篮

球架底下坐着，等下课铃响起。过了一会儿X和Z出来了，两人看起来都比之前瘦了一些，我猜这是他们近来勤奋努力的体现。我呢，却用棉被一样的东西裹着身子，尽量像以前那样和他们说话。有一瞬间，我希望自己能晕过去，赶快结束这段情节，就像小时候赛跑太累了，我就让自己摔倒，以便停下来。

从学校回到家，几个亲戚和我说起死去的姥爷和姥姥的事情，好像他们刚刚死不久。我作出一个手势，表示能理解他们生前的所作所为。这些亲戚离开，家里就只剩我和我妈了。我想起今天是周四，那么明天是周五，是我见你的日子。我要赶快回到你的城市。我去找行李，我妈说，大房间里有几个本子，还有你的电脑。但我隐约觉得回去不是件这么容易的事。这时我才想起我们已经不在一个国家了，我得坐飞机才能回去见你，也就是说我再也见不到你了。我还没有意识到就已经离开了，我明明没有做好离开的心理准备。我去阳台站着，试图回忆起之前发生了什么，但怎么也想不起来，只记得你的门口有一排共七个按钮，你的房间是第五个，按钮旁的便签写的不是你的名字。我左前方视野的边缘有一间小房子，好像在哪里见到过它。我使劲回想，意识到它是我在L城曾经的住处。一阵绝望和无助的感觉涌上来，我发不出声音地大哭起来。

Φ

我和室友去海边，沙滩被拦了起来，进去要收费。我们就找了个口子偷偷溜进去。但栅栏的另一边突然变成了室内空

间，被水泥墙包围着，没有水，入口也被堵死了。我们被关进充满油漆味的楼道里。

学游泳的时候，教练要我们直接跳进水里。我们快沉下去了。他丢过来一个救生圈。但是救生圈上面有很多洞，就像漫画里老鼠爱吃的芝士。至少比没有好——我心想，但我清楚，它肯定是浮不起来的。

人们泡在河里的时候，突然发洪水了。洪水是纯白色的，不知到是什么工业废水把河染得这么白。人们开始慌张地往上游逃跑，去找更干净的地方。上游的河道有个豁口，是支流汇入的地方，那里的水是泛蓝、清澈的，颜色正常的。人们纷纷游过去，想在那里洗净身上有毒的水。

Φ

中间是一个大游泳池。泳池底部靠左边有个斜坡，所以池子里各处水的流速不一样。如果从左边的角落跳进水里，会被水会冲着在整个池子里绕一圈。我套着稻草做的救生圈在漩涡里漂。教学楼入口的方向，一些人聚在泳池边，他们有的已经会游泳，有的是来练习的。他们把脱下的衣服放到门旁边的储物柜里，一人一个格子，上面标了他们的名字。我本来也有一个格子的，但现在多半已经被收回了。毕竟我也没有练习游泳，只是套着游泳圈漂着罢了。

我爬出水池，裹着毛巾坐在水池旁边远离其他学生的地方。一个老同学和她妈妈正好从这条狭窄的路经过，我无处可

躲，只好打招呼。但她们没有看到我，她们的注意力被另一个方向的一对接吻的情侣吸引了。直到她们已经经过我，才意识到刚才那里有人，两人开始聊起我的事情：“她在这里做什么？”“她还在读书吗？”“但我开学典礼上没见过她啊……”“时间过得真是快啊！那么多年了……”最后一句话是带着叙旧的语气说出的，她想起了我们还是同学的日子。她，在学校认识了现在的丈夫，最近刚刚结婚，两人都在附近的小学教书。她们决定返回来问我现在的生活如何，但我说不出话来。我说不出像那些会游泳和认真学游泳的人一样的话，我想，套着游泳圈漂着度过的日子，怎么对一个还在时间里经历的人讲呢？在恐惧中，我丢下毛巾跳进水里。我的稻草圈不知道已经漂到哪里去了。

#### Φ（影像1）

我在画廊和朋友看一段影像。据说影像的内容会因观众而异，它是观看者的心灵的投射。我担心我的屏幕上什么也不会出现，顶多是无意义的含糊画面接连飘过。但是当我独自注视屏幕，屏幕上开始上演一个故事，像我看过的某个动画短片，讲的是一个在它自己的废墟上不断搭高的城市：随着楼越盖越高，底层就逐渐废弃了。城市底部像一座破败的工厂，建筑物都是水泥高塔的样子，顶部远离地面，几乎望不见地。有谁站在一座塔上从窗户往外看，这个身影和塔一样颜色暗淡。后来他跳出窗户落下去了。我想，他跳出窗户的举动完成了这个故

事的逻辑链条，“跌落是一种回归，是唯一可设想的与深渊地面的联系”，我这样概括道。

故事讲完之后，一个导览人员带我走进一个隐蔽的房间，欢迎我加入一个宗教团体。这个团体的每个成员都有一个主人，她，带我来这里的人，就是我的主人。她用一根木杖戳我的胸口和脖子，戳得有点痛，但按照他们的教义，这是表示友好的举动。她向我展示写在墙上的教规，要求我背下来。她说话的语气也是温和友好的，但我知道我得谨慎作答，如果我一不小心忽略了某条隐藏的教规，就会挨打——尽管打和挨打在他们看来也是友好的表示。

教规房间又连着另一间房间，他们的领袖坐在那里，很像电影里邪教领袖的样子。他正在和我的朋友T说话。看来他也是新入教的成员。不知怎的，我对于T出现在这里感到失望，我认为他这样一个有主见的人不该被这种认主人的荒诞宗教吸引。我过去拍了一下他的肩膀，大声说：“你怎么也在这里？”然后我又压低声音对他说：“我只是暂时来这儿的——听着，这只是过程的一个阶段，不是目的地。”这段话让我想起之前他和Z的争论。那天Z说，这个社会就从来没有真正改变过，一直是差不多的样子，以后也不会有什么区别。他却说：“哪代人终生都没有经历大的动荡？我们这代人肯定也要经历一场。”我担心T已经忘了那时说过的话，想要提醒他。

Φ

一个未知号码打过来，我接通了。“喂？”，是大学一个室友。咖啡馆里的音乐声音太大，我下楼听电话。N在楼梯上大声说话，声音尖锐而急切，一反平常的文静：“你说要革命，革命在哪？”“我对政治没什么兴趣了，”我说，“我现在只想先修好自己。”他困惑，像是不太明白我的意思，我又重复了一遍。他的表情变得空白，转过身去不再说话了。“你为什么对政治感兴趣？”我叫住他。他含糊地说他听说了某个“地区新闻”，一些现实又具体的事情发生了，他懒得解释给我听，他已经没有兴趣和我说话了。

通往二楼的台阶很陡，我跟在他后面走，觉得非常累，几乎抬不起脚来，于是开始跪着爬行。这段楼梯很像教学楼或者医院里的楼梯，端正、明亮，墙上白下绿。楼梯拐角贴着一张关于猫的各类疾病的海报。它写到有些罕见的猫类可以变成石头，还有一种身上有黑色斑点的猫可以凭空消失，配图是一个火龙果。

跳楼的富士康工人的死有社会意义。他的死从社会的角度看有意义，尽管这个意义与已经死掉的人无关。“如果我先去富士康打两个月的工再死，我的死就能更有意义了吗？”这样的念头让我讨厌自己。

今天，我骑着共享单车在城里闲荡，不想走进任何室内空间，不想停下，不想坐下。仿佛我内部的空虚必须由漫无目的

的闲逛来弥补，我空虚的心只能和短暂掠过的感知的中立性亲近。

Φ

我和M正在去学校的路上，M遇见他的另一个朋友N，两人开始聊天。聊的是我不熟悉的话题，我觉得有点紧张，但不至于特别紧张，因为有三个人，我没必要回答什么。三人并排走出教学楼，面前向下延伸的台阶通往一块空荡荡的地方，远处还有长得不太好的暗绿色草坪。这个画面我好像在哪里见到过。我认为是乔伊斯的一部小说——他的第一部小说，比《都柏林人》还要早，是他学生时代写的。M是斯蒂芬，我是小说里的另一个人物。这种感觉让我逐渐不再紧张了。我们三人牵着手走下楼梯，我在最前面，M在中间。这时他们说起一个法语单词的拼写，M随便拼了一个，拼错了，被N尖锐地指了出来。这时的N是穆里根，“斯蒂芬”因为他的指责感到难受。我替错误的拼写找了一个借口，M立即同意了我的说法，像是为了赶快摆脱尴尬的处境。一瞬间，他握住我右手的力量似乎加重了。

五. 淘汰出局之前，他曾经认真观察玩偶的样子

“你为什么不开花？”春天问一棵冬天的树，“你没看到我来了吗？”

“我很愿意欢迎你，”冻僵的树说，“但连接我的生物钟和身体的链条脱落了，我不能再按照我的节律生长。”

没有叶子的树一直是枯萎的。木匠经过，看见这棵光秃秃的树，认为它一定是死了，就把它砍倒劈成了柴。

小孩用玩具编故事，他们玩的格外投入。谁的玩具在故事里赢了、输了，获得的奖励或是受到的惩罚，也会同样反映在小孩的身上。所以他们玩的格外认真，不敢疏忽。

他玩得三心二意，不再能把玩具和自己联系起来——这个碎布头缝的破烂，那个关节不灵活的机器狗，与我何干？H退出游戏，不再有奖励和惩罚，不再有任何事情发生到他身上。其他小孩把不动的玩具埋起来，当H死了，他被淘汰出局。

借来的别人的玩具，带着别人的气息，摆弄起来发出吱呀呀的声音，也和自己的很不一样。有人喜欢借好几个玩具轮流玩。选不同的玩具参加不同的故事，要比认准一个更有意思，玩腻了就丢掉。也有人只认自己的玩具，对别人的气息感到不舒服，有别人的口气、别人的体味、别人的体温的东西，真是完全不想碰。刚出厂的新玩具还不属于任何人，只有棉布、机械零件和润滑油的味道。

淘汰出局之前，他曾经认真观察玩偶的样子，他不想用它们扮演什么，只想如其所是地对待它们。结果他的玩具就不再比铁皮的机器人或毛茸茸的布熊多出什么了，它们不再能称职地扮演故事里的任何角色，公主或王子。他就这样失去了对游戏的兴趣。

Φ

马医生讲了一个故事：一个笼子里关了六只鸟，要放几只出来。但是如果放出单数的鸟，它们会孤单，全放出来，也不行，为什么不行我们就知道了。最后放了四只出来，留两只继续关在里面。

我和大学室友共四人，去山洞里玩。其中两个室友已经是考古学家，她们能根据山洞里的石头判断地质年代。还有个室友学会了自制乐器，她把两根弦拴在两块木头上弹拨。晚上，我们留在山洞里过夜，那里面有四张并排的床，正好够我们睡。洞口对着一个厕所，我去那里洗漱。

洗完回到洞里，我看到床上的人已经睡着了，四个人在床上扭动得很夸张，好像没有离开床但已经开始梦游。我又数了一遍，一，二，三，四，确实是四个人，那我自己是什么？我也是躺在床上的四个人之一，但我又在看着她们。接着我发现，我确实躺在另一张床上，这张床和离前面的四张有些距离，属于另一排。我旁边还有一张床睡着Y。现在共有六个人。

这时我想起马医生的故事，突然明白了它是一个寓言故事。我意识到，现在的我是六只鸟中没被选中、留在笼子里的两只之一。之前在岩洞探险的四个人之一的我，其实不是我，是另一个人。现在的这个我，是随着额外的两张床的出现才临时形成的，我才刚形成几秒钟。

Φ

回家路上，我边走边翻钥匙，摸到钥匙弯了，我试图把它掰回去，但是掰断了。没想到它这么不结实，钥匙的一头甚至像沙子一样散掉了。

我是谁？是自杀的时候会死的那个人，不是他，不是她，刚好是这一个。我每天都想死，一种认为自杀是最糟糕的解决方法常识正在退潮。我觉得疲惫，我什么都不做，即使什么都不做我也疲惫。我不能读书，包里揣的书几周过去都没有读完一篇文章，我想着该写论文但一页都没有写。我离曾经的自己越来越远了。数一下，距离他在我生活中留下打下烙印已经过三年。当L城的记忆涌现我感到悲伤，那时我从外表看更像个活人，至少还能见到你，而且比起北京，我认为那里适合死的地方更多——我知道这听起来很荒唐，而且在L城的时候我也一点都不快乐。

我为什么应该死？因为我把生活搞得一团糟，又因为这团糟糟得非常虚幻；因为我的幻想破灭了，又因为幻想破灭的感觉是一种不可救药的幻觉。我在猜测他，D.M.，是怎么看待活着这件事的？他怎么看待他自己的生活会？如果他那些没有出路理论对他自己来说也没有出路，如果他也不知道怎么办，为什么花半辈子的时间又说又写的，让别人认为他知道点什么？他一定很享受被别人摆在很高的位置上吧。他讲到幽默和讽刺的区别——他们似乎都有丰富的幽默感，他们在写作和折磨别人的时候都很有幽默感。有一天他问我，“你有时候会不会想嘲笑自己？”大概暂时还不能，不能自嘲是一种错误吗？陷在一种过于一板一眼的东西里。如果不能自嘲，我就应当被嘲笑吗？

D.M.让我产生一种感觉：无论我想什么，都假想了一些观众，在想象中我是朝着他们思考的。思维像一只巨大的章鱼，触手伸向四面八方。我现在正朝着你思考。如果我在想死的时候想到了谁，我就是在朝着这个人思考吗，我的死也是朝着这个人死的吗？我死给这个人看吗？不是的，死是最没什么可看的，因为可以被看的東西不存在了，我把自己拿走了，再也不用想什么朝向谁之类烦人的事了。每个思维都那么没意义，死吧，我想把自己拿走。但我为什么想死？为什么我一定要死？我还是不明白。它说“我想死”，但这个想死的是谁？我不知道。我是自杀的时候会死的那个人。

Φ

我去听一个讲座，投影屏上是澳洲的地图。据说澳洲东南部一向是最发达的，后来渥太华、多伦多等城市也加入了发达的行列；还说L城中心是没有什么人住的，但市中心周围停了好多自行车，围成一大圈。

姥姥家的大房间固定着一个摄像头。它会左右摆头，朝过往的人脸上丢抹布。我想它还是一只青春期的年轻摄像头，没有习惯固定不动的生活，一定非常无聊，只好通过向人丢抹布发泄。

#### Φ（发声机制）

他病死之前，一直和爸爸睡在一起。我躺在他们的床上，房间房间看起来已经废弃很久了，家具都是老照片里的棕黄色，像是用松散的泥土捏成的。他爸爸的那半边床是空的。我拿起他的枕头——一个小枕头，布满脏兮兮的使用痕迹。他把它留下来，他没有把它一起带进坟墓。枕头背面模糊地写一行字，能分辨出一个数字，“14”或者“16”。由此判断那行字大概是“他死在14或者16岁。”

贴在墙上的全家福里，有许多张已经开始褪色的脸，其中有个小女孩戴着助听器。助听器实际上只是摆设，她是全聋的，可能连话也不会说。她是家里其他人对生活的不满的源泉，因此被他们排挤。拍照的那天，全家人已经在院子里站好，喊她过去，但她听不见。于是他们失望确认：她果然是聋的。

我按开电视，屏幕上显示出红白机里插的游戏卡的内容，这也是男孩的遗物。那是个动作类游戏，玩家扮演一个洞穴里的女孩，敌人是她的父亲——他似乎已经变成头上长角、肌肉膨胀的怪物。这个怪物能用磁力把主角吸过去，再甩到岩壁上造成伤害。如果反复被摔就会死掉。女孩也有磁力，我要通过快速揉搓几个键，让女孩牢牢吸在岩壁上。第一次玩这个游戏，我很快就game over了。

我在高中教室里醒来。似乎在上语文课，因为桌子上摊着我全是红叉的语文试卷，尤其是作文部分写得一塌糊涂，分数低得可以忽略不计。注意到我醒来，我前面的同学转过头来安慰我，他似乎认为我是因为考得太差才睡着的。他说，可以从零开始教我写作。他的意思是教我写字，因为我的作文纸上也写满了错别字，几乎没有几个字是真实存在的。

讲评完试卷后，又开始考试，这次我甚至分辨不出考的是数学还是英语。第一部分是多选题，多选题的最后一道，配有很多张图片，四张为一行，几乎占了一整页，题目是：“下列图片，以及前面的试题的全部配图中，哪些可以判断出喉咙是一个人的发声器官？”一眼看上去，几乎所有图片里的人都张着嘴，有的在笑，有的像是在说话，有的像在愤怒地喊叫。但图片是无声的，要怎么判断谁从喉咙里发出了声音、谁只是在张嘴呢？我试图从一个哑巴的角度观察这些张嘴的图片，通过场景来判断哪张嘴比较有可能发出声音，但当我仔细观察，那些嘴又都闭上了。图片呈现的场景都是可能有声音也可能没声音

的，比如张大嘴的人可能在怒吼，也可能是在打哈欠；还有一张图画着两个人做爱，判断不出他们是在喊叫还是在喘息。

人们常说，语言不能准确表达真实感受，因为生活经验远比词语丰富。其实不是这样。事实上，真实感受往往不足以被语言表达，因为语词比感受的“实际状况”更明晰，因此更强烈。一个简单的“即使”、“竟然”可以产生的强调效果也让我难以忍受。哪些感受才配得上它们强烈的对比和强调？当然，我在这里说的只是我自己的感受，当我听到别人用丰盛的词语讲述出经历，我总是确确实实地相信，他们的感受本身就是如此丰富，好像一具健康丰腴的肉体完美地撑起了语言的外衣。

他是一切事物的局外人。赫拉克利特的河流中唯一静止的东西，稀薄得无法被波浪推动。

轻得无法落在秤盘上。他看着过去沉甸甸地下坠。但灵魂，这不可分的斑点必须上升……

Φ（影像2）

投影屏上播放动画片：一堵墙在伸缩、扭动。字幕解释说，这模仿的是兔子痛苦的消化过程。

接着播放了一个赛博朋克动画片的结尾，人造人女主角L，其实是一段电脑程序。她就要消失了。这是一场日落时分的狂欢节，衣着夸张的游行队伍从我面前的街道经过。你在后面很远的地方看着，我希望你能仔细看着L的消失。一个穿大裙子的女人走过来，走近才发现，其实她是三个人，有两个小孩藏在她的裙子里，他们像雨伞撑开一样从裙子里分身出来，又缩进去，作为一个人离开。下一个表演者走到观众席前，人们发现她其实是两个长得一模一样，只有衣服配色和表情略有区别的女人叠在一起，她们像扑克牌一样错开，展示一番，又并拢离开。这种狂欢节每年的夏末都举行一次，为了告诫人们不要相信事物的外观。

我愣愣地看着游行者一个接一个走过，等回过神来，天已经彻底黑了。我好像忘了发生了什么。开始放烟花，这是狂欢节的最后环节，还响起了特别欢快的音乐。L就要消失了，她的身体已经变成半透明的，能看到里面的代码。我回头望向你刚才坐的位置，你在和同事聊天，我觉得很难过，你没有看着L消失。

游行的队列离开后，街上出现一片集市。一个推车的小贩在卖各种稀奇古怪的道具，比如能藏下两个孩子的胸罩。据说买了他的东西，就能恢复以前的记忆。我不知道以前是指什么时候，如果是已经忘记的时候，我当然是想不起来的。我的大学室友也在挑东西，见到她们我开始大哭，说我想永远留在这

里，但店主平静提醒说，不能这样说——因为这样说就会真的永远留在这里。

有时在梦里，会觉得一个场景或者事情特别熟悉，醒后却想不出来究竟在哪里见过。也许有一部分记忆只属于梦，只有在梦里才能想起？梦的记忆有自己的连续性，有时在梦里回忆起清醒时早已忘记的某个梦，但这些梦中记忆究竟意味着确实有过一个旧梦，还是说这个记忆也是梦的虚构的一部分呢？它不仅虚构出一次性的经验，还在一瞬间为其搭建了纵向的记忆深度，使“新的”和“重复的”变得不可区分。拥有记忆深度的梦如同层层嵌套的盒子，可以逐个展开，走进里面；每敞开的一层世界又比上一层更为广阔，仿佛每个片刻都能展开为无限。虚构的场景由于附带记忆而拥有了灵魂。这是谁的灵魂？梦的灵魂似乎是我的灵魂的一小部分，但这一小部分又能展开为比我更大的无限……

六. 莉维亚，你说人能不抱任何幻想地活着吗？

北京的郊区很冷，天一黑下来街上就空了。我下午五点醒来，还是觉得疲惫。再过一小时外面就全黑了，我将看不到一点光，连别的窗户里透出的灯光都没有。无处可去，我坐在暖

气旁像一只冬眠的动物，没有做任何事情的动力。思想也在打盹，我感觉我可以永远睡下去。这时我妈催促我出门。

我担心用Skype和你会面对我来说会很困难。即使在我有想法的情况下，我也很难把它们写下来或者说出来。可能因为我觉得它们都没有意义，太微弱和含糊以至于不能发出声音。即使我已经开始描述这种想法，一些琐碎细节造成的不悦也很容易把我的思路带离——比如“即使”这个词显得夸张，它让我难受，我恨这些字，想就此搁笔。假如我直接面对你，你的在场和你的房间似乎能容纳我的声音，不然我更难持续发出它们。但摄像头会扭曲人的脸，我怕看到你的形象被扭曲……

PS：在冰箱里发现一包口香糖，是我出国前买来准备在飞机上吃的，结果忘了带走，已经过期几个月了，只好丢掉。

Φ

世界末日降临前，世界上所有的人都逃进几艘小船。船被几个笼屉似的圆罩子罩住，可以暂时保护船上的人免受恶劣气候的影响。一艘大的政府船来接小船上的人，但人们都困在圆罩子里出不去。政府船等了一会儿，就离开了。

小船里的富人聚集在船尾一个阶梯教室似的船舱里，大家都在讨论政府船和活命的事。他们分头在船舱里找逃出去的窗口，我却一直滔滔不绝地讲马克思，一个经济学家气得说，我

应该自己留在这儿等死，但最后还是冷静下来，答应叫上其他船舱的穷人一起逃走。

M掏出手机给我们拍照。他逆光的脸有点模糊，像是隔着一块毛玻璃。我感到我的形象被一缕温柔的视线保存了下来。

周围开始骚动。可能是找到出口了，所有人都涌向窗户。外面是漆黑一片的大海。我也赶忙去收拾东西。小船就要沉了，我们必须跳进黑暗的海里，做死前最后的挣扎。

Φ（等待这个字）

我收到一封你的邮件，读完不太理解信里的内容，准备再读一遍。你的信分成许多行，有些行的开头多空了一两个空格，看起来像这样：

| xxxxxxx

| xxxxxxxx

| xxxx

| xxxxxx

我猜你太忙了，也不太在意格式，所以写成这个样子，没有修改就发了出去。在以前的邮件里，你有时也会多打一两个空格，犯一些语法错误。不过，这封邮件似乎是抄送给我的，我还能在正文下面看到你和另一个人的对话。你们在聊我的事情，评论我的情况，我犹豫了一下不确定该不该继续读。理性告诉我不该，但兴奋的感觉驱使我继续读下去。那个人对你之前给我回信的内容做出一番评论，他提醒你，给我写信应当更

留神一些，他说：“你对她应该小心一点”，她可能“误入歧途”……这段话让我想起拉康的一段逸闻，有一次他的病人才刚离开，他就立即对学生们说：“她走错了一步，她再也不出去了（好不了了）。”抄送中的这段对话还提起史瑞伯的“世界末日”，尽管我不知道在这里说这个是什么用意。他最后的署名是：

第一行（小号字，模糊）：D.M.

第二行（大号字，清晰，仿佛在强调他的领导地位）：Leader

我知道你确实有个同事叫D，姓Leader。我心想：为什么他把自己的姓署得那么大？他原来这么自大吗？叫D.M.的是另一个人，他是我的恶魔。

我继续读这封邮件，收件箱阅读框的左边栏开始变成一条弧线，现在看起来是这样：

\xxxxxx

\xxxxxxxx

|xxxx

/xxxxxx

也就是说，视窗的左边开始沿着多余的空格弯曲。看来这些空格不是打错了，它们暗示着某种现实的空间。

下一秒，我站在一个操场似的的地方，操场上写满了字，像是我常用的笔记本软件窗口放大成了椭圆形。顶部的书签栏沿跑道排成一个圈，对应的每个栏目下的文字都向操场中心延伸。我在操场上沿着边爬行，边爬边读地上的字；有关于拉康

《研讨班3》的栏目，还有物理学、电学之类更偏实践的笔记。大多数笔记都还没写完。

我来到操场笔记本中间，一块还没有文字的空白区域。

《研讨班3》的笔记在我正前方，它看起来像个巨大的树状图，各个概念被圈划出来，线把它们串联在一起。这提醒我，我该继续把这本书读完，完成这幅树状图——它已经是延伸得最长、离中心最近的一条线索了。最终会是哪个字占据中心的位置，把对面的其他线索都连接在一起呢？我思考着。我在等待这个字。

莉维亚，你说人能不报任何幻想地活吗？我依然陷在我应当摆脱的某种幻想中吗？如果这绝望的感觉是幻想，我就陷得太深了，应该忽略它；如果它是真实的，那我对待它还不够认真，应该更多地思考它。我不知道哪样更糟糕。

Φ

我和两个朋友，O、M，在一栋公寓里，准备自杀。三个杀手过来要杀我们。O朝自己开了好几枪，但子弹卡在她的头骨里，穿不进去。她很紧张，但锲而不舍地尝试。我和M不想再看下去了，躲进另一个房间，痛苦地互相拥抱。我们原本是用来这里死的。我问他还想不想死，我说我还不死。这时杀手喊了我的名字，意味着O终于死了，轮到我了。我可以躲在某

个房间里不出现，如果杀手知道我还不死，说不定会放我走。但我又担心，如果现在逃了，是不是就永远都不配死呢？

在其中一个房间，我遇见我的室友C。我认为她在洗澡。她衣着整齐地躺在浴缸里。但当她开口和我说话，我意识到她其实是另一个O，不是死掉的那个，而是作为公寓主人的O。我和她聊起另一个她死去的过程，由此还聊到现实主义文学。我说：“这种对死亡的再现方式是十分荒诞的，相比之下，有些看起来很‘实验’的文学，比如《尤利西斯》，恰恰试图做到‘严格的现实主义’”。她想反驳我，但楼道里有许多杀手来来去去，把我们说话的声音盖过了。

要来杀我的人已经走了，我发现自己在医院的花园里，回忆着刚才的情节。我认为O反复朝自己开枪但死不了的部分很像是梦。这天是周五下午，我很快就要见到你，准备和你讲这件事。花坛里堆着许多水果，似乎是朋友来探望时送给我的，在那里堆了很久，已经开始腐烂。下午五点，你来了，坐在我旁边，现在我们对面的花坛变得像一张乱糟糟的书桌，桌上堆了许多绿色蔬菜。我开始把蔬菜整理到书架上。这时你突兀地说：“我想拉屎”，就去厕所了。等着你回来的时候，我从阴道里拽出两片菜叶，丢到栅栏背后。这时我想起曾经听到你和D在房间里说话，他和你讲了一个和蔬菜有关的病例，那个病人最终死了。

我只能看到我陷入其中的不可能性。我无时无刻不看着它。除它以外我什么也看不到。我越来越深地陷进挫败里，在挫败里我不能把注意力投向别处了。我几乎放弃了。我已经彻底把过去耗尽了。我开始认同于这个死结，这迟惰的不可能性本身，它比任何其他念头都更符合我拙劣的现实。

我给自己惹的麻烦大概已经超过我挽回的能力了。现在自然的倾向是下落。我想，我放弃了，任它发生吧。但我还没放弃，因为如果放弃，没有“它”会发生。

我长时间站在起点。我内在的绵延已经终止，所以时间已经终结。悬崖前的天空一望无垠，充满了可能性和不计其数的方向，但我只能下坠，散成无数碎片然后下坠。

好多思想穿过我的脑袋但我哪个都抓不到，依附不上。我停留在不可能性里。不可能性是世界是一切我只有它，和它相比一切思想都那么短暂。这就是说，我已经把一切都划归到世界的另一边了，什么都没有给自己剩下。现在如果有什么能让我动起来，一定是奇迹。我想象像这样永远停留在没有开始的终结里，想象心灵永远地空下去。那些飘来飘去的思想字句我也不想要了。我该把自己拿走了。如果我是画在世界的纸上的小人我现在就想把我这部分撕去。

今天北京下雪了，我想等天气暖和起来就死，在那之前，春天我可以找X和Z一起爬山，那座山我们去过好多次。是D.M.带我们去的。我还记得我们三人第一次见面的那个暖和的下

午，Z是D.M.的助手，他身材微胖和老干部似的衬衫，后来总被我和X嘲笑。但现在还在下雪，雪花很大，我看着它们弯弯曲曲地落下。雪下得很安静，很中立，是自然现象特有的广阔，中立，无言。

## 七. 暴力

舒尔茨在某处这样评论卡夫卡的小说：卡夫卡描述了“神圣的法”，也就是“上帝的法”，如何强力地施加到人的意志上。他说，卡夫卡的角色不幸，源自他们对上帝的法的不服从，以及他们企图违抗它的徒劳。这段评论多么残酷。因而我们是不是可以说，舒尔茨自己的小说的那种噩梦般的美，就来自他的角色对上帝的残酷法则的彻底屈从？顺服地接受了奇迹强加给生命的扭曲和变形？

每次想到舒尔茨，我都会想起关于他的死的一段故事：纳粹军官A，出于对舒尔茨艺术天赋的钦佩，保护了舒尔茨，让他给自己画壁画。纳粹军官B，则保护了一个犹太牙医。一天军官A杀了军官B的牙医；另一天，B冲进舒尔茨的家，喊着：“你杀了我的犹太人，我也要杀了你的”，开枪把舒尔茨打死了。

再讲一个类似的犹太人的故事。1940年，本雅明和其他难民一起逃离被纳粹占领的法国，在法国和西班牙的边境被边防

士兵阻拦，被遣送回巴黎。出于绝望和对集中营的恐惧，本雅明当晚过量服用鸦片自杀。然而第二天，边防警卫放宽了态度，其余的难民得以过境，只有本雅明永远留在这座边境小城。

Φ

我很突然地回到家，衣服也没带，包里只有几本不会看的书。H来我家这边玩，这是他第二次来了。但这次整个小区要拆迁或者重建，到处都是废墟的景象，街道坑坑洼洼，树几乎砍光了。废墟后面露出一些还没拆完的居民楼，但我记得它们本来不该在那里，至少从这个角度是不该看到的。H说要买个沙发，我陪他去了一个露天宜家似的的地方。从远处就能看到一个大衣柜像单元门一样立在废墟里，门后是一大堆破烂，或者说是用旧家具搭起来的建筑。一个头戴黑面罩的人高喊着暴力和仇恨的话，被另外两个警察模样的人拽走了。我们身后几个人低声说：“他向来都不暴力，是个反战的共产主义者，最近突然发疯似的大喊那些话，简直像是专门吸引警察来抓他。”我们环顾四周，视线所及之处都是废墟。战争大概已经开始了。我想这时发疯被抓走的人，会被丢到战场上自生自灭。

我们走进那栋垃圾堆，里面还是有楼梯的，但大多不太结实，底部是水泥的，上到一半就变成了塑料，一踩就塌了。我们回头，本该有楼道的地方现在是一个大洞。我问H一会儿该怎么下去，他也不知道。靠近顶楼的地方，有一个被黑色钢筋

围起来的空房间，里面有一张床，旁边是浴室，和我家的卧室布局差不多。这时有个矮个子的人像发条玩具似的摇摇晃晃地走过来，问哪里有洗澡的地方。他身后还有个黑色人影，一双手像是在操纵他。我们很害怕，就骗他说浴室在别的地方。他似乎相信了，摇摇晃晃地转身走掉了。H低声在我耳边说：“这个世界不支持战争的人都被当做罪犯。”我脑海中突然闪过一个画面：一个面罩突然落到一个人头上，他开始疯狂地大喊大叫，被两个人拖走了。我想起刚才被警察拖走的人，意识到那人发疯是政府的阴谋。他也许是被植入了某种病，给他套上黑面罩，就可以像对待恐怖分子一样粗暴地对待他，目的是把他送上战场处决。

那个矮个子又摇摇晃晃地回来了，凑近我，然后在床上坐下。他似乎不会立刻抓我走，他也只是个传达小道消息的人。他说，我需要接受x疗法。我猜那就是灌输战争意识形态的技术。他还谈起刚才被拖走的人，说他刚刚发作没多久，还是有可能恢复的，所以他现在被隔离在某个地方。我和H决定去救他。H说他有一种毒药丸，救出人之后可以服毒自杀，以免被政府捉住。我问他药丸还够不够分我一粒，他说够。我听了就放心了。我们开始逃跑……

Φ

我和D.M.走在一条陌生的街道上，需要问路。一群奇怪的人看见我们，打算给我们指路，他们穿得一模一样。我看到他

们拿着一张地图，我知道那是北京地图，但线条的轮廓和一般的地图很不一样，像一张古代的藏宝图，上面画有一圈围成方形的山脊。这大概是一张游览图，就像动物园用动物的图画表示各个区域的游览图，它也用一圈山脊代表旧城墙。这群人怀着恶意瞪着我，让我感到地图是个误导，是被歪曲的。他们以为我是游客，对这座城市没有概念，打算把扭曲的地图印在我脑海里，以便扭曲我的思想。其中一个人指着地图上的一道山脊，和其他人小声交谈。我感到这道山脊是我的肋骨，既然没能说服我相信地图，间接地扭曲我的思想，他们就打算直接把我折断。当他的手指在地图上移动，我感觉肋骨被摸到了——他们已经牢牢抓住我的肋骨，就要折断它了。他的指甲在地图上刷蹭时，我的胸口感到一阵疼痛。在我就要喊出声的时候，我醒来了。

D.M.和我走在街上，一个女人突然冲过来，撞上了我们。他不喜欢她，似乎认为她犯了罪。我不认识她，但我坚持说她是无辜的，为她辩护。在一个宾馆里，为了把D.M.的注意力从她身上转移开，帮她逃脱，我默许他摸我的身体。

Φ

过街天桥和地下通道两边，贴满了科技馆的宣传海报，一个接一个的展览和工作坊，丰富得不可思议。我决定去看看。科技馆里正好有一群年轻人在开会，讨论用ssr翻墙的技术。我打算坐在后面旁听。

从讨论的内容来看，这个科技馆是个科研机构，主要研究人工智能和网络。他们从各个领域选出有才华的年轻人，一起研发一个强大的虚拟现实网络，但是加入网络的人的身体会消失，或者说，他们要离开肉身，进入网络内部工作，离开的肉体会转化为一个残余物。实际上，演讲的那一排人的身体已经是虚拟的了。仔细看，他们都像彩色的影子一样半透明，他们的虚拟形象坐成一排，而前面的长桌上被观众的后脑勺挡住的地方，摆着一排小东西，是他们肉体的残余物。其中我认出了小学同学H的小雕像，他确实是个很聪明的孩子，我对于他会选择加入网络，变成这幅半死不活的样子感到吃惊。张的旁边是W，我的一个不擅长考试但无疑也很聪明的中学同学，他的脑袋飘在一个泡了福尔马林似的淡黄色液体的玻璃罩子里，嘴巴一张一张的，像鱼在呼吸。看来他的肉体残余物还活着。我问W，为什么要这样呢？他含糊地回答说，他本来不想的，他是出于和自己赌气才参加了选拔考试，没想到真的通过了。

讨论变得越来越激烈，几个科研人员和观众吵了起来，甚至动了手，局面从争论演变为一场群架。我从后门离开了科技馆，发现H，或者说是他的影子，正在门外等我。他对于加入网络也有些后悔，我们聊了一会儿。他说，他们的工作类似工程师，可以按自己的兴趣开发各种玩意儿，只是网络本身依然是大企业所有的，他们像是卖掉了身体，灵魂变成在别人的硬件里飘荡的鬼魂。有人在群架中断了一根手指，骨头彻底断成

两截，手指只靠一丝皮肉挂在手上。H给了他一个高科技创可贴，可以修复任何伤口。这也是他的网络研发的产品。

## 八. 黄色区域包围的白色海洋在哪里？（1）

一些东西永远消失了，但它们的声音和气味还像鬼魂一样回荡着。这种感觉很像是刚弄丢了某个特别熟悉的东西，它的触感还留在手中，仿佛只要这种感觉还没散去，失去的东西就还能找回。掌心里那种感觉如此鲜明，使人不禁产生幻觉——如果能将这种感觉实体化，就能把失去的东西再造出来。

人凭能指制造出永恒的幻觉，却不能唤回物的生命。当物的生命结束，徘徊不散的词语符号就成为它未被刻下的墓志铭。

Φ

我去一个许多年没有见过面的朋友家过夜。在门口，撞上了她妈妈，觉得有些尴尬，她看起来不太想让我进去。进屋后，我发现她家很暗，白墙已经被油烟熏成棕色，家具也陈旧不堪，和几年前的样子大不相同。但房间散发出的熟悉感似乎更强烈了。姥姥家以前也是这样子。房间不小，但四面墙都被杂物堆得满满的，一边是一张大床，床头靠着一堆褪色的枕头和被褥。

走进里屋，我果然看到姥姥坐在那里。她说她没有死。她侧躺在床上，似乎心情太不好，脾气暴躁，嘀咕着抱怨的粗话，像是换了一个人。确实，这已经是她的第二生命了，我不该期待她还是以前的样子。

读书会后的晚上，夏天的太阳刚落，我跟着X和Z走向校园，分不清东南西北，像是记不起自己要去哪里。分别之前，我们在Z的宿舍楼下长时间地聊天。十分钟，半个小时，一个小时，黄昏逐渐过渡到傍晚的某个时刻，之后就不会再变得更黑了。那些日子，时间充盈得像是能滴出黑色的墨汁来，崩塌的前兆，像水母一样晶莹剔透，一伸一缩地搅动着那一大块未分化的时间。我觉得好像漂浮在月光和灯光的织成的鱼网里，整个夏天夜晚的重量都悬垂在这张网上。

有时记忆带着强烈的鲜活感流回我。它不是在当下对过去的想象和重温，而是像小块的琥珀一样，确实凝固了一小片脱离了时间的过去在里面。当它们袭来，我什么也做不了，我也被它们的浪花冲击得找不到自己在时间轴上的位置了。我为了描述它们而慌张地比划，却搅乱了水中的倒影，当我停下来，它们又恢复如初，依旧真切而不可触及。

一小时发一班车的郊区公交，经过一些名字奇怪的站：“搅拌”、“富豪村”、“富豪小学”、“杜拉斯小镇”。这条路沿途堆满

了废弃的建筑材料，远处是荒地和烂尾楼，颜色鲜艳，但也已经开始褪色。一片仿西式的别墅群，可能还没住过人就废弃了，入口夸张的拱门好像世界公园里的什么建筑。M说，他一直认为自己亲眼见过狮身人面像，但他没去过埃及。他隐约记得很小的时候，妈妈抱着他站在巨大的棕黄色人造物前，指给他看——“狮身人面像”。但他也妈妈没去过埃及。M想，他们去的可能是世界公园，这种地方是专门为给人提供虚构的记忆而建造的。

多年之后我重新回到这间空荡荡的阶梯教室。诗里说：“那双采摘的手，仍像葵花田中，笨拙美丽的鸽子”。为什么在梦见爸爸家的那个梦里，我记不起“鸽”字的写法？他举起我，我伸手去够臭烘烘的窝里的那群鸟屎味、扑扇着翅膀的东西。鸟类慌张振翅的样子吓到了我，它们受惊的真实模样，相比一个小孩试探的手，显得那么严肃。不太明媚的夕阳像笼罩天空的一层枯草，在紧挨地面的一楼窗户里，我看到世界也变得低矮了。夏天下过雨之后，歌里唱：“你走，走，走进水里……”，那是两年或者三年前的夏天，不是今天，不是秋天。我所有的都捧在掌心里了，没有能放下这些施舍的口袋。翻页，翻译，词一个个到来，一粒粒谷子落进我掌心。你有一片肥沃的耕地，我的粮食从天而降。我是不劳而获的贫民，手里捧着全部的家当。你的源泉是滋润土地的江河湖海，我的是雨在天上。

一天下午，我里听到一段吉他前奏，背景是轰隆隆的白噪音，好像巨大的震动从远处传来时卷起的低沉轰鸣。那时我正在图书馆的两排书架之间，一个画面浮现在我眼前：亚热带地区十层楼高的阳台，风吹来阵阵热浪——也许是小时候每年都去拜访的香港亲戚家的阳台。阳台正对着远处一座雪山——如果是香港，这当然是不可能的。我手中的茶杯冒出一缕热气。画面向雪山拉近，大块的积雪正从山上滚落，远处的雪崩是安静的，但大地的震动传到了十层楼高处我的脚下。

那一刻，现实和某个不存在的地方接通了，这个不存在的地方是存放记忆的场所。太多的记忆片段杂乱地堆放在一起，有时会互相串联。串联的记忆延伸向一座巨大的海市蜃楼，很近，但模糊，不可触摸。记忆的小径通往海市蜃楼，但每座桥梁都在半途折断，如同光在水中的折射。

Φ

我骑车去姥姥家，骑得晃晃悠悠，差点掉下高架桥。姥姥的很多东西会在半空飘，姥爷的所有东西都会飘，比如枕头、收音机、台灯。它们好像浮在看不见的水里。如果是这样，我们就是进化成人形的鱼。人形鱼的世界里存在两种重力，有的东西受到向上的重力，有的受向下的重力，老人也会飘来飘去。我去别人家打听漂浮的事，走进一条飘着光点的海底隧道。

“伟大”的念头也丝毫没能减缓我们的沉沦，只是让我们沉沦得更加痛苦。

雨中，我想起和吉他社的几个的朋友半夜散步的日子。他们走在一条又脏又暗的路上，两边都是饭店的后门，敞着盖子的垃圾桶散发出阵阵臭气。他们要去肮脏街角的一家入口只有一米宽的夜店。M指着被黄色路灯照亮的一堆垃圾说：瞧那多美！我看了一眼，表示同意。那时我还能对周遭的环境产生感觉。

Φ

晚上从学校回家的路上，要经过旁边有两座湖的地铁站。灰蒙蒙的天正在下雨，道路被水淹没了，行人走在临时搭起的木板上，小船载着他们过马路。我跟着人群走向地铁站，踏进水中。

想起有一次和两个朋友在户外过夜，睡在水果小贩临时搭起的棚子里。我披着大衣躺在这两个朋友中间，是曾经和我十分亲近的两个朋友，但现在却记不起他们的名字。半夜，水果小贩要收摊了，我们只好离开。

后半夜，我独自走在街上，身体被和Y的性幻想充满，手淫的冲动几乎难以克制。我想象和Y接吻、做爱，自问这个愿望何时能得到满足。难道是死后？

## 九. 用想象占据他那片空白

一个怪物怎么能期待被爱？没有人有义务不让她难过，世界也没有这样的义务，所以什么事情发生到她身上，她都没什么可不满意的。她能自由选择的是，活，或者死，只要她还想活下去，就有义务接受发生到她身上的一切，直到死于慢性或者急性的绝望。她没有要求什么，但没有身边的人的不断给予，她一定是活不下来的，他人的付出就像阳光和雨水一样从他的天空降下来，她视之为理所应当，而不报之以感激的爱。这是多么自我中心啊。

她唯一的爱是一种虚构的爱，爱的对象是一个虚构的人。这个虚构的人有名字，叫Y，而她自己是没有名字的。在只有两人的关系中，其中一个人有名字就够了。她以这种虚构的爱为范本，学习和理解着“爱”这个词的用法。她对Y的爱是一种从现实脱离出去的意向，每当她孤独或者厌弃孤独，就把对情感的期待投向Y。Y对她的爱则是虚无对她的接受，也是让她暂时活下来的理由。她克制地用“爱”，只对Y说这个字，尽管她对这个字的理解丝毫没有因此变得更清晰。有时她被一种强烈的冲动驱使着对Y说“爱”，爱的冲动和离开世界的冲动同样强烈。因此爱和死紧密相关，它们是同一种激情，是自我消解的渴望。她把爱这个字留给Y，只对Y使用，她重复“Y，我爱你”这句

话，它等于说“Y，我想死在你之中”。虚无，我想消失在你之中。

Φ

在公厕里洗手的时候，她看见有人在水盆前洗脸。她的第一个想法是，他不是人类。但他很像人类，她惊讶于他能如此像人类，甚至能像人一样洗脸。他需要洗脸吗？他也许是机器，有人类的外壳但里面是空的。她看着镜子里的他，他也注意到她的视线，沿着那道视线回看向她。

很快他离开了。她听到他走到对面的教室里去了，不远处有开门的声音。她跟上去。她觉得他是Y，至少和Y有些关系。她要抓住他。教室里一片黑暗，她打开灯，但他已经离开了。这是梦，她想，所以如果我倒退着走回去，时间就会退回。她倒退出教室，这次终于抓到他离开房间的瞬间，那个因为快速移动而模糊的身影在彻底消失之前，被定格在迈出门的那一刹那。她朝他跑去，紧紧抱住他的腰。他穿着一件盔甲似的夹克，腰部却比她想象得还要瘦弱，他像一片装在空壳里的虚无，没有灵魂，肉体也不多。她试图用想象填充空白的他，既然是梦，她认为如果自己的想象力够丰富、反应够快，就能为他填充进希望他回答的内容，“爱”，“是”——也就是用想象占据他那片空白。她对他说：“你是我的”，仿佛如果能在梦中填充他，就能为Y在现实中的存在争取一个地基。她不确定有没有成功，他没有做出回答，也没有反抗。大概她的想象力不够

好吧。她摸出他的阴茎，放进自己的阴道，两人从楼梯上滚落。他似乎挨得更近了，这可以看做一种回应吗？到了一楼，她是独自一人，许多画面从她眼前晃过，像是电脑游戏中的场景。她来到电梯前，要回到楼上，但不知道刚才是从哪一层掉下来的。想了想，她猜测着按下“17”。17来自《红辣椒》里一个失意的刑警的梦。刑警梦见自己走进电梯，每层都在上演不同的电影，就在电梯即将抵达17层时，他大喊“不要17！”，这时所有的按钮都变成了17。

Φ

Y带着她穿越一个重要的十字路口，那是个有地铁站的大路口。Y牵着她，仿佛她是一条狂躁的狗，他用一只胳膊把她夹在肩膀下。人行道中间水坑里映出的她，是一个穿黑袍的怪物，她的头整个是一张张嘴，像鱼嘴一样朝上开口，长着两排尖牙。对，比起狗，她更像一只行走的夹子，Y的胳膊夹紧她的嘴，免得她到处咬人。但她想——我还在思考，所以她认为她是有脑子的，但她不知道自己的脑子在哪，因为她整个头都是一张敞开的大嘴。

神话里的每个角色都有他的功能，以及一个和他功能互补的角色。比如一个像太阳一样在天空中升起落下的小孩，对应着住在洞穴里的几个角色的移动轨迹。一个叫“基尔老爹”的，据说不是坏人，和“重要的十字路口”发生的事情对应。遵循太阳的秩序生活的角色们，又和作为行走的夹子的她形成对照。

尽管有Y守着她，她还是失控了，即将爆炸，她的眼前像死机的电脑屏幕一样有黑底蓝字在跳闪。她不理解发生了什么，她想，如果她是锅炉，那么她没有预先设置“紧急情况下应当自爆”的选项，就像少了安全阀的电路。缺少某个必要的限制，只能无限增温直至引发更剧烈的爆炸。为什么只能爆炸呢，她想，她明明不想自爆，但因此还是要爆炸了。

## 十. 不许回头

神话故事里经常出现“不许回头”的禁忌：经历重重考验，你即将成功，但最后一个环节你不可以回头，不然你的视线会打断奇迹的实现，前功尽弃。

老巫婆把自己放进锅里煮七天七夜就能返老还童，这个过程是神秘的，你难以想象它的实现过程。“不许回头”的禁忌，仿佛是对那些只能在人的注意力以外自发完成的过程的保护。你只能听从它的吩咐，听从胃消化、听从伤口愈合。它警告跃过悬崖的人不要在半空中低头，在光芒闪过的时候闭上眼。魔法是遮挡在不可能性的裂痕上的光幕。当你顺从地闭上眼睛，你就见证魔法。你若睁开眼想要确认它的神秘，奇迹就在你的凝视下破裂，你确认了不可能性本身。

Φ

镇上来了一群流浪汉，或者是被驱逐的戏子。他们会魔法。比如其中一个性格古怪的人，拥有把自己的情感或是感觉具现化的能力。但他已经老了，性格越来越古怪，魔法也逐渐失去了。他的同伴说，他现在只能把自己肚子里的感觉具体化，可能他的感觉就只剩下肚子里的那些了；他们说，“他变成了一只思考的香肠。”

在小学门口的小卖部边上，几个人过来赶他们走，他们不愿意，两群人打了起来。我也和流浪汉一伙，用魔法打架。所谓用魔法其实更像是假装成会魔法的样子进行表演。我要一刻不停地设想自己“施展魔法”的动作的不可见的效果，并设想对方被击中的反应，只有想象得足够真实，“魔法”才能奏效。这段打斗情节完全要靠我一个人的想象力推动，好像如果我不设想对方的反应，他就会像卡住的电脑程序一样站在那里一动不动。为了让情节尽量逼真，当对方攻击我，我也要设想自己被不可见的东西打中。直到这场徒劳的打斗被叫停了，我才解除了想象的重担，松了一口气。

1.需要有足够强烈的、持续的思想或情感，作为填充时间和生命的内容。

2.我为自己发明出填充时间的心理活动，也就是说我编造自己的心理活动。因此编造的我依然是空的。

我会不会突然做出和当下的情境完全没有关系的举动来？突然做出与自己的人格及周围环境都没有关系的事情。看表演、听讲座时我会幻想，自己的意识突然被转移进演讲者站在舞台上的身体里。如果这样，我一定会很受惊吓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，台下的观众会看到刚才那个侃侃而谈、风趣又有涵养的人突然口吃，陷入沉默，连母语都不会讲了，我将不幸地处在他们鄙夷和不解的目光的焦点。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也会没什么缘由地担心自己突然做出和情境脱节的举动来，在不该笑的时候笑，或是刚刚做着的事情、说着的话悬在半空，毫无征兆地持续不下去了。总之，就是害怕自己从自己里面掉出来。

Φ

我们一条长椅上接吻——这个场景是浪漫的，但我隐约觉得我的动作有表演的成分，好像在想象和模仿着电影里的接吻镜头。中途我不小心踩到了她的脚——这个动作是不浪漫的。她说：“这一定是……的结果”。我点头同意。她的意思是：踩到脚这个意外，是接吻过程的不真实性的结果。如果模仿的动作本身没有表现出任何破绽，它之中“别别扭扭的部分”，也就是和实际做出的动作没有关系的部分，没能体现出来，就必然通过制造“和场景没有关系的结果”体现出来。这时，我的一个几年没见的同学从广场上经过，他打开一瓶饮料，液体喷了出来。水流划过一个奇怪的角度，正好落在和我接吻的女生的左

侧。我俩对视，我们想：这又是某种隐匿的东西的一个“结果”。

### Φ（古怪事务处理专家）

一个爱闯祸的孩子杀了某个人。他被丢进地狱边境，因为他还没到该去地狱的年龄。等他从地狱边境回来，又闯了祸，可能又杀了谁，这次他被丢进了炼狱，因为他现在算是有罪了，需要净化，尽管他还是不太清楚自己做了什么。有人找到我和一群有超能力的朋友，处理这个孩子的事，我们是处理这类古怪事务的专家。那时是半夜，我们正百无聊赖地坐在一间黑房间里的茶几旁。接到这个任务我们叹了口气，依然心不在焉，但立即出门了。

我们来到SOAS校区图书馆前的广场，黑暗中，我看到闯祸的孩子的身体正明亮地燃烧。他的一部分肉体已经烧焦了，暴露在外的白骨也被火焰烧得劈啪作响。他的表情像是在惊恐中凝固成一幅静止的图像，很难判断他对疼痛还有没有意识。许多其他的身影围绕着他发出橙色光芒的身体转圈、跳舞。古怪事物处理专家们不慌不忙地把他从火焰中拽了出来。

现在，我们在死去的灵魂的世界里。这栋建筑既像教学楼，又像古堡，木质的墙呈深棕色。我们来这儿是为了把某个灵魂带回去。要想不经受炼狱的净化，死去的灵魂要先通过一场困难的考试，内容包括历史和物理等人类知识。他们懒得花

功夫考试，打算硬闯进去，对此他们很有信心。于是我们以坠落的速度冲下楼梯。几个职工开始追我们，其中包括我母亲。看来硬闯也很麻烦，我们就开始准备考试，趴在楼梯扶手和窗台上打小抄。这时的古怪事物处理专家们变成了我的同学，他们已经弄来了全部试题的答案，我们每人都要抄一份。我边抄边想，为什么天使要在乎人类知识？于是我问他们：“有没有人不考试也能免除净化呢？”，H说：“吃素的人就可以。”我把这理解为：如果一个人不够善良和禁欲，就需要足够睿智，才会被看做善和洁净的。看来考试的安排很有道理。下楼找考场的路上，我遇见我的室友C，我问她：“你知道一会儿谁监考吗？”她说她监考。我放心了。C的外号叫超超，念起来和抄抄相同。

我的朋友是鬼魂事务处理专家。他们处理鬼魂问题的方法是去闹鬼的地方睡觉，这样就可以在梦里应付鬼魂。

我在照顾一个睡在我卧室的人。他脚枕在枕头上，头朝床外。他好像大了，正胡说着关于不存在的东西的事情。他指着一张白纸，和我讲上面写的东西，但我什么字也看不见。我叫他再给我指一次，但这次他自己也找不到字了。然后他就清醒了。

客厅里刚刚举办过一个派对，有人躺在沙发上，地上散落着饼干和毛绒玩具。我们住在一栋三层的房子里。我的房间在顶层。下楼时，我看见一个围着围巾的女孩赤条条地站在我面

前，她站得笔直一动不动，我能清楚地看到她的下体，她身后有个男人也在看她。

玩一个电脑游戏。开始的画面是窗外的景色，然后浮现出童年的H的笑脸。这是一间阴暗的房间，像个地下仓库。小孩就是在这里被“设计”出来并被赋予命运的。上帝说：“这张脸要放到别处去”。H的笑脸僵住了。原本的声音说：“你可以寻求真理”，但上帝把这句话改成：“你依然可以寻求真理，但你将必须如此。”于是笑脸变成了一张没有表情，暗淡、苦闷的脸。

走下楼梯，我看到一屋子闷闷不乐的小孩，每个人都以不同方式，像刚才那样被诅咒了。他们围坐在桌子四周，唱着英文的“创伤”（trauma）这个字，一个接一个不间断地唱，声音蜿蜒、扭曲、激烈。我感到难以承受，不能再听下去了，同时我又为这曲调有如此多的复杂变换感到惊讶，它究竟在向我暗示什么？

这时我妈叫我吃饭，我再次走下楼梯，来到一楼的客厅。她在煎鱼。她问我：“你能不能边做梦边滑雪？”她的意思是，她想在我睡觉的时候把我放到滑雪板上推下山，因为她对我白天一直睡觉什么都不做感到非常不满。

听说荣格的《红书》出了中文翻译，我读到一篇介绍文章。我也试着画曼陀罗，但不会画，因为我想不出我的曼陀罗中心该是什么。神？什么生命之树或者有深意的圆？这些常见的意象都不对，它们对我都没有重要到理应被放在中央。那天晚上，我梦见一个曼陀罗，它中心是个克林姆风格的线条勾勒的女性，像埃及壁画那样脸朝侧面，身体朝正面。她半跪，身体被锁链绑着，双臂和头发也被锁链牵拉起来。她像在受苦，也像在摆出优雅美丽的动作。这时一句话突然在我脑中浮现：“世界的中心总是受虐者。”

十一.“黄色区域包围的白色海洋在哪里？”(2) / 无法再回去的地方

摇不动村的院子里有一只大箱子，我蹲在那里翻东西。箱子里塞满了没有用的破烂，比如断线的接线板和不匹配的充电器。箱子最底下是一个纸箱，里面是我的东西。我撕开胶带，看到最上面一层放着一沓大大小小的地图，是从图画书上剪下来，由真实存在的城市地图和游戏的虚构场景拼贴而成的。旁边的朋友的头探过来，好奇地问：“黄色区域包围的白色海洋在哪里？”

童年是这样的：纸板搭的房子占了床的一角，里面睡着毛绒玩具。它们要在洪水、地震等灾难降临前躺回自己的小床上——故事情节总是这样。

方形的家具在单点透视的射线上搭建起来，射线指示空间的深度；深度，就是空间远离我们的方式。事物的一半由这些表示空间退却的线条构成，随着这些线条一起退却；另一半是竖线，支撑起事物单薄的个体性，它们暂留在退却过程中的某个点上，就像衣服挂在晾衣绳上。

Φ

我读到一本童话书，段落是用彩色字印的。主角误闯进了“智者地牢”，那个是个亮晶晶的地方，墙壁和顶都是闪闪发光的半透明的黑色，像布满星星的夜空。他得知有三本书，分别叫做“xx的冒险”、“xx的回归”、“xx又和他们在一起了”。但他只读过第一本，后面两本怎么也找不到了。在他完成他的冒险之后，他得知后两本只是计划要写的，后来放弃了，所以他不能回归，也不能“又和他们在一起”。故事的最后，他还是接受了书没有写完的事实，决定就这样继续生活下去。

Φ

京师广场上。我们快毕业了，或是已经毕业，我远远地看到我们的影子在那里走动。它们是毕业前的某个夜里，以几盏路灯为轴心投射出来的影子，所以走动的时候它们像彗星一样

一头被灯光牵引着，一头远离灯光。影子遇到彼此，开始代替它们的原身讲述他们在这个广场上做的最后的事。

广场前的主楼有一片巨大的屋顶，站在下面就像站在一个巨大的麦克风中央，广场的印象被放大了数倍之后，汇聚进我的感觉器官中。那一刻我觉得，每个人的感觉器官都仿佛让他们处在一个巨大的麦克风中心，一切感官都被汇聚在他所处的一点上——自然无限的强度要求无限次重复，因此意识被创造出来，使自然被无限次地反射。

童年，关于一个亚热带地区的阳台：

第一次发现那个阳台，是已经在亲戚家待了一个多星期的某个早晨。那是唯一一个露天阳台，藏在厨房后面的一个房间尽头。这是地狭人稠的九龙的一栋高级公寓；楼道里铺的厚地毯发出一股汽油似的味道，客厅里摆着坚硬的红木桌椅，表舅信佛，他的书架上有全套的蜡笔小新。两个菲佣在厨房忙碌，而亲戚们很少走进厨房，也不太愿意让我进去。一个早上，晚睡的大人还没起床，我去厨房偷翻冰箱的时候发现了厨房的后门，它连接一条堆放杂物的狭窄走廊，通往佣人的卧室：上下铺、简陋的木书桌，好像东南亚电影里的小竹屋，与房子其他地方整洁的白色气氛不同。我隐约知道，亲戚们不希望我出现在这里，虽然他们没有明确说出来，但我每次进厨房，他们都会找理由把我引开。以厨房后门为界，这个有产阶级在自己家

里划分出两个世界，厨房是这两个区域的交点。女佣们已经起床，洗好衣服，在露天的小阳台上晾床单，姨婆的床单——这个小阳台也是属于她们的。

阳台对面同样是十几层高的地方，还悬挂着无数个这样的阳台，它们排得像森林里的树一样密，如果是猿人泰山应该能在这些阳台之间荡来荡去，看得到对面那些密集的小格子里的花盆和晾晒的睡衣的图案。对面那栋楼还在整修，外墙被手脚架包裹着，那么高的手脚架，也有黄安全帽爬上爬下。我一直盯着对面的窗户，幻想那些印花的窗帘和睡衣后面的房间会是什么样的布局，它们也会摆着硬邦邦的红木家具，打扫得一尘不染吗？还是会黏糊糊的，发出炒菜和高汤的味道？那天的天气闷热，由于空气的温度和体温相似，我虽然在户外，却感到身体像是被一层无形的胶状物质包裹着。这股失真的热气，把我所在的阳台和对面的许多阳台一同卷入一个巨大的阳台之网，每一个都是一个无限丰富的单独世界，我就在其中一个的里面。

至于和这个阳台的画面串联在一起的，关于雪山的另一个记忆片段，来自小时候看的猜谜漫画系列的“猜谜大山”。它讲的是探险者们参加登山比赛爬雪山的故事。随着剧情的发展，主角接近山顶，画面从山脚下的镇子、绿树成荫的山坡变成寒冷锋利的冰雪世界，有冰激凌藏在里面，要找到它们喂给狗熊才能走出迷宫。半山腰处有一家餐厅，带着小狗的主角要为她自己和狗找到便宜的食物。在餐厅里大吃大喝的其他登山者的

盘子里，堆满了香肠和浇了蜂蜜的煎饼。这本漫画构成了我对“大山”的最初印象。

一天我在图书馆里听到一首吉他曲，曲名叫：“我听见轻柔的早晨窸窣作响，就像雪从山上滑下。”它把两个无关的童年记忆串联在一起，引发了短路的幻觉印象。

心灵似乎睡着了，只有身体醒着。我还感受着世界，但没有能承载感觉的意识。我空得无法用词语思考。最近我不再没完没了地找精神分析的文章读了。我开始呆坐着，大多数时间都非常呆滞，什么也不做地望着一个方向，或是上网搜一些没用的东西。我经历的每一秒似乎都是分离的，和它之前、之后的一秒没有关系。在一些特殊的秒里，我被想象的声音批评，心颤抖一下，又随着声音的褪去落回沉默；在另一些秒里，过去的画面无比生动地涌进我，我对它们携带的已经不复存在的生命力感到不知所措。我仿佛站在行动的门槛前。好像我很快就要明白什么，很快就能把它写下来，但下一秒它又不留痕迹地消失了。

自我似乎是伴随着某种不可挽回的失去形成的。“有道理啊”，她说，“最初我们活在某种永恒里，先是永恒的羊水，再是永恒的奶水，然后你以为的永恒被突然切断了，就有了一个孤零零的我”。一种超出了生命体的设想，在它有限的想象力看

来不可承受的打击降临到它身上。原先的心灵因此死去了。这个打击，和其他由外而内的影响一样，在心灵的身上刻下伤痕，把自己的印象和画面强行植入心灵，撕裂了它，像噩梦似的永久入驻了它；随后形成的自我，则像一种沿伤疤滋生的斑痕组织。

Φ

我坐在高中附近的一条长椅上，打算去小卖部买一顶帽子。路上我遇见我在一个身材高大的女生，她建议我买一件黑色夹克衫，但我的钱不够。我们一起走回之前的长椅。路上，我们穿过一片农田。她块头很大，我走在她旁边像是比她小十岁。农田，本该是一片杂草丛生的荒地，这时也按照她的身材同比例地放大了。我需要她的帮助才能跨过一些被放大的沟渠。她拎着我的后领子把我提起来，我看到我的衣服前面也不太干净，沾了一些可能是泥土，也可能是食物残渣的东西。

我在乡下住的那间大房子里，房间的三面都是窗户。早上醒来，我看到外面一群人正排队经过窗外，他们好像要参加什么庆祝活动。我坐在床里朝他们招手，他们也笑着朝我挥手。他们要去一周一次的市集买肉。我的朋友们也已经去市集了，他们有的骑摩托车，有的骑三轮。从另一扇窗户，我望见农民的十几岁的儿子已经开始种水稻了。只有我无所事事，只好坐在床上手淫。

Φ

他被敌人抓住，记忆被夺去了。被发现的时候，他的身体已经变形。虽然外观轮廓没什么变化，里面的东西都已经不对劲了。他躺在岩洞的床上，或者说是一个半人、半怪物的东西躺在他原本躺的位置。这个怪物长得和他一样，但身体的许多部分都只是骨架或者机械仿制品，比如它的下颚显然是骷髅或者盔甲的下颚，牙的形状是用铁框扳成的。我们没有看到变形的过程，只能猜测：机械骨架粗暴地挤占了人骨的位置，就像不纯洁、受污染的思想和人造的弱点侵占了他的躯体。古怪事务处理专家们夺回了他的记忆，但皮肤以下的他已经变成了怪物，我们做什么都无法挽回了。

在洞穴里，我们救出一个小女孩。找到她的时候，她已经融化得不成样子，变成软趴趴的塑胶材质，好像一个充得过满又爆掉的气球。我们把她从地窖里带出来，让她晒太阳，她就恢复了人的形状。她可以带我们找到已经丧失的、无法再回去的地方。

和恢复人形的小女孩一起，我们爬下一座高塔，抵达了无法再回去的房间。里面是姥姥家装修前破旧的模样。屋里很黑，很空，飘着尘土，因为很久没人住了。光线，是黄昏的样子，暗淡的光线几乎是棕色的，从灰扑扑的窗框倾斜到阳台的地上和大房间的床上。白色的尘埃漂浮在沉寂的空气中。这个房间好像一个洞穴。我在占满尘土的床上和小女孩做爱，之后，我们并排坐在铺了报纸的床底。我们似乎躲藏在这里。我

向她介绍这间屋子。我们可以离开，也可以选择留下。我问她：“但你还是不愿意留在这里吧？”她肯定地回答：“不。”她问我为什么我不离开，我没有回答。也许是我还没有办法在流动的时间里安排生活吧。

拥有不朽的灵魂，在肉体死后还要继续存在到永远的人，该怎么填充无限的时间？不再有自行更新的肉体欲望等待照料，心灵疲惫的时候也不再能借助肉体的困倦进入梦乡。灵魂在城市，在荒漠和海洋上各游荡一万年，在新奇和无聊、满足和悲伤中各度过一万年，他独自去无穷无尽的宇宙里独自看星云中诞生新的太阳。星星的事物的创造和泯灭也看过一万次，他又要做什么？在比空间还无边无际的时间里，那个想着“又要……”和“接下来……”的个体意志逐渐耗尽，他的灵魂也变成石头一样的存在，对自身存在的意识，不再多过存在本身……至此，灵魂终于回归伊甸园。

十二. 所以我站在那里，等他开口说话

“自从我不再与人讲话，我就说得更好了。在打猎与睡眠的空当，我的事情就是思想。由于我的观念在孤寂中，没有什么来搅扰，就连痛苦也不来搅扰，便取了一条微妙的蹊径，有时

我很难追踪它……我也对自己讲述我的痛苦，如果字句很美，我就从中得到同样程度的安慰。甚至有时候我谈起我的悲哀，就忘记了我的悲哀。我明白，当世间的言词不再应要求而说的时侯，就更加美。身边既然再没有耳朵，再没有嘴了，我便只运用我的话的美。我沿着海滨叫嚷，把我的话散遍全岛，小岛听着我的时侯，显得不那么寂寥了。自然仿佛与我的悲哀相似了。似乎我就是自然的声音……”

——纪德《菲洛克但德》

Φ

昨天，我在网上读到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的遗书，他讲述了他的想法和无法解决的困惑。我忘记了遗书的具体内容，只记得对其中一部分感同身受。我眼前的这个院子，就是那个死者曾经住的地方。小时候这里住着一个老太太，她养了三只野猫，野猫又带回更多的猫。她的窗户总留着一条缝，好让猫进出。我悄悄走进院子，发现它是一片装饰着花朵的墓园，几块石头上刻着那个死去的病人写的诗的题目，对，他曾经是个了不起的诗人。

天气很好，是阳光明媚又不太热的日子，院子仿佛笼罩在一层薄薄的雾气中，不潮湿，但树和石头的轮廓是轻薄柔软的。诗人的身体就躺在这里，被土覆盖了一半，脸还露在外面。他的眼睛闭着，好像盖着土的毯子睡着了。

他坐起来，迈出泥土的床。他脸上的笑容让我想起海子的一张照片，据说海子自杀前出现过幻觉。看他爬出土床时连贯的动作，我意识到他没有死，只是被他妈妈藏起来了，只有她知道他还活着。在下午的阳光挥散的朦胧光晕中，我们并排坐着聊天。我对这个近似于死亡的诗人感到亲近，当我不理解他的话，两人就陷入沉默。朦胧的阳光把沉默包裹起来，紧张和尴尬的感觉也像发光的灰尘一样弥漫在空气中。

Φ

我在一座山村，灾难即将降临，所有的村民都跑到山上。先来的是洪水，洪水漫上山坡，快要没过山顶了，一对母子用魔力——以母亲对孩子的爱为能量源——阻止了洪水的蔓延。洪水退去了。接着是大火，大火也从山谷里涨上来，快要烧到山顶了，一对年轻情侣用魔力——以他们对彼此的爱为能量源——阻止了大火的蔓延。水火都退去了，但没有完全消失，只是退到山脚下，村民暂时安全了，但还得继续待在山顶。

一个岩壁旁边聚了一群人，好像在争吵什么，我看到一个衣着破烂的人被人群包围，逼到了岩壁脚下。我认出他是耶稣，因为旁边两个士兵模样的人用长矛刺进他的肋骨，他不出声地忍受了。

在山洞里我遇见一个美丽的女人，她的皮肤泛着健康的棕色，像画中塔希提岛上的女人，但她的面容和笑容让我想起我

的一个刚刚受洗成为基督徒朋友的O。我认为她是恶魔。我们对彼此产生了性欲，开始脱衣服。

Φ

我站在一朵云上，它看起来像一大块外表蓬松的大理石。一个身材高大挺括的女人穿紫衣服从远处跑过，一群人在后边追。她是天使。追逐的场面又像一场乡村狂欢，人群试图捉住大天使，把她剥光，这样就能获得好运。

我走进一间泥土搭的小屋，屋里很暗，没有灯。这间屋里也挤满了人，他们都是神的信徒。我站在人群的前排，右边最靠墙的位置，面前是耶稣。耶稣很安静，他还没开始说话。我不确定我是不是信徒之一，我认为不是，但我也在这里。“如果他能消除我的怀疑”，我想，“就意味着他是真神”。如果他是真神，就能让我信。因为如果他不能主动与我建立连接，只等待我把自己连向他，他就永远无法拯救我。所以我站在那里，等他开口说话，我希望他说出奇迹般的话，让我心中生出信仰，消除我的怀疑，证明他能够拯救我。

站在那里的感觉，和想到死亡时的感觉相似。如果我还有力气主动把自己和世界连接在一起，我就能活。但当我太疲惫，无法再修补断裂的连接、建立新的连接，除了神以外的任何东西都无法阻止我落入死的虚无。神的奇迹是那种需要你闭

眼、不回头才能实现的。我像水从指缝漏下一样从世界的手掌中滑脱。

神学问题：神能让怀疑者克服怀疑，把信仰确实地安放在他心中吗？

世俗版本：当一个人不再能爱，还有什么爱能拯救他吗？

但愿此刻的我，化作两条抛物线。一条连接过去，一条通往未来。愿我的混沌随着两条抛物线分散，澄出一个最初的判断。重的下沉为地，轻的上升为天。

### 十三·终曲

“夜晚，一束灰色的光拂过桥下柔软的黑草地，那束光来自遥远的金星。它从你我尚未诞生之际，就开始欢庆我们今日的相遇，晚风也应和着发出银铃般的笑声。”

今年圣诞节，你将迎来你第一个孩子的诞生，你感谢上帝让你成为她的母亲。

自然之神赐予我生命，我能给祂什么作为回报？一份爱来自彼岸，我的爱也朝向那里。

Φ

你带着一群孩子，有大有小，洁白地走过下午四点的草坪。你的头发是紫色的，表情像修女一样严肃，没有注意到我在附近。我画了好多画，是变成人的虫子和花的结合体。我只有蓝、绿、黄这三种颜色。画完，我看到有人在迷宫似的花园里俯身寻找虫子花和玫瑰草。

她说——而我没来得及怀疑就接受下来的：

你很冷漠，情感匮乏——我很冷漠，没有情感。

你写的东西很空洞，我知道你有很强的表达欲望，但你真的有什么要表达的吗？——我的文字空洞，我渴望能有情感可表达，但我没有，除了空洞对充盈的渴望之情以外，我没有别的可表达。

你空洞，是因为缺乏真实的生活阅历——我空，因为我沒有真实地生活。我的生活是想象的，不真实。

你没有情感，因为你不爱别人；至少你不爱我，一个人如果连他母亲都不爱，还能爱谁呢？——我没有情感，因为我没有办法爱人；妈妈，至少我爱不了你。

什么是真实？你随手捉住一只长翅膀的婚飞的蚂蚁，揪掉它的翅膀，把它从窗户丢出去。它从卵中孵化又长到成年，已经是几千只蚂蚁中最幸运的一只，即将繁衍自己的蚁群。它吃掉许多谷粒，积累了能够长出翅膀的能量，但现在它正随风飘落，即将死去。你是蚂蚁的真实，你的手是钳住它的粗暴的偶然性，强行中断了作为它内在法则的命运。类似地，世界也向你伸出偶然的手，它像一头公牛出于无辜且生机勃勃的欲望，把你顶出原本的轨迹，撞下悬崖。

异化不是一个生命在成长中必须经历的。即便生命没有被异化彻底摧毁，甚至把先前打击它的东西挪用于自我肯定，这也只证明了生命力的顽强，而不意味着暴力是它成长的必要条件。

一个人需要理由才能活着，需要原因或者目的才能开口把话说出来？这是扯谈。对理由的要求是暴力，把这种要求强行植入人心，是强暴，对存在的强暴。理由的暴力对存在宣称：它没有理由存在；而理由试图掩盖的事实是：存在不需要理由。

给它赋予意义，是爱，向它要求意义，是伤害。然而我们经常不能把它们区分开。

Φ

在一个小镇，我听人们说起一个小孩和他的小狗的故事。小孩曾经带着他的小狗每天走过这些街道，留下许多故事，现在他们已经死了。

我在路边见到一只小狗。那时我是怕狗的，但这一只不让我害怕。它的眼睛明亮地盯着我，好像在说它在这里，它就是那只死去的狗，小孩的狗。

拐过弯的大路，一直通往南边很远的地方。我不知道那是哪里，远方的地平线上，道路和天空汇合在一起。我看到地上写满了字，是歪歪扭扭的小孩的字体，像是日记，里面包含“太阳”、“一天”、“我的小狗”之类简单的词语。这些字从地上一直延伸到天上，覆盖了我眼前的整片天空，仿佛在说我，我们的存在，就在这里。

他还在不停地用余光清点和比较着自己和一个影子世界的差异。他展开双臂容那暂留在他体内的风呼啸而去。空气那么安静，风吹过草地也不声不响。他感觉自己正变得空而又空，直至风所及的每个角落都回荡着失去的东西的声音。他看着周围，就想起那些东西，自己像一具风干的骨架。他从风吹过草地的痕迹推断遗失的碎片的样子，从四肢的空洞分辨风的韵律。他长久地沉思这个韵律，然后唱歌，唱风一样的歌，让暂留在他体内的影子随风而去。

对面的阳台，餐厅和厨房的灯光同时亮起来。灯光是暖白的，他们的墙、餐桌和冰箱是纯白的。她把一大块红色的西瓜重重地放在桌上，她的小女孩手舞足蹈地跑来跑去，拉开冰箱打量满当当的隔间，冰箱内灯把她脑袋的轮廓照得很清晰。厨房正上方的窗户也透出光来，一个男人的身影开始冲澡。

他们的隔壁，另一个身影从厨房拿出一只碗。她的碗架是深色木质的，因此这个窗户里透出的光比较暗淡。厨房旁边，可以推断出也是一间餐厅，被又深又沉的窗帘遮住四分之三。她从明亮的缝隙前走过，窗户上投下一个转瞬即逝的马尾辫剪影。